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朱鎮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神宗熈寧初蘇轍論蜀茶五害狀曰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熈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

司不敢呵問為害不細而朝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横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刼凶燄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近歲李杞初定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熙

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
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
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
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
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
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
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
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

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熈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遂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

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
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
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彰廉耻不立深可痛惜
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令民有
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
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
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
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茍以自便不顧

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切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

估米價強俵茶戸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戸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戸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戸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戸須至私賣以

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寧盐販甆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鮮盐入蜀所販鮮盐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縁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陜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他

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頼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縁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恵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陜西商旅皆以鮮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税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税以此省税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税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税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税為息由此省税益耗假有作税錢上歷

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茶至陜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騷擾不可勝言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

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遂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馱計四百餘斤回車却載觧塩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劒州劒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盖有定數茶官貪求

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熈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

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陜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

無復羸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利等錢約
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
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
是師閔百端非理淩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假令萬一
蜀中稍有饑饉之灾民不堪命起為盜賊或如淳化之
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
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切感也兼臣訪
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

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
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
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耻一
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
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
輙為中書舍人論處置川茶未當狀曰朝廷若罷益利
路榷茶之法只榷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
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酌在諸場令及

時立限和買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榷地分外一任客人興販如此擘畫比之頃年全榷益利及陝西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大秤抑勒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邊郡所須比榷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州郡雇脚皆得輕

減三也陜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榷名山梁洋三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榷法如舊而不榷之地犬牙相錯榷與不榷茶戶利害相遼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榷與不榷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盧山滎經等處若放令此茶𧓱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

認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寛則榷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横被徒配二也官中所買只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失厚利與頃歳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别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説兼榷陝西裏外諸州㨿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

百課不通酒稅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雇脚勞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榷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較之利害可見

熙寧中榷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曰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

動以為難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禄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之說

言皆不行

時青苗法行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貫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

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絶而抑兼并然使十户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民之絶者已不蒙其恵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洊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

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别為一賦以敝海内非王道之舉也

熈寧十年知彭州吕陶上奏曰朝廷欲寛力役立法名募初無過斂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寛剩自熈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寛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

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見今約
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絶乏貨法不
通商旅農夫㝡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
寬剩數目乞契勘見在約支幾歲不至闕乏之需發德音
特免數年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
困
陶又上奏曰臣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往熈河博賣并盡
諸州茶貨入官便收三分利息旋行出賣致令細民失

業枉陷刑憲大於遠方不便謹具畫一條例如後

一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山澤之利多與民共自仁祖臨御以來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制詔有司一切弛放任令通商貸法流行德澤深厚聖時盛事高出前世今天下茶法既通而蜀中獨行禁榷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茍於勞費而安為之非所以安靜遠方之意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等處十不及一日月所照文軌混同法無二

門仁不異遠豈可諸路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
治體莫甚於斯乃為害之大者故臣敢先言之伏
望聖慈特寬茶禁所貴法令平一以幸遠方
一本路既為置場買茶將往熙河等處并逐旋取利
出賣之後更不許民間衷私買賣遂令諸色人告
捕依編勑禁榷茶法斷罪州縣承此指揮後來累
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為衷私賣茶被人告
捕有至徒罪各追賞錢一路之民遂生怨誹蓋緣

立法大重有害於人大凡官中元有之物民間私侵其利方是犯禁只如鮮州有塩民間煎者乃是私塩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本是百姓兩稅田地不出五穀只是種茶賦稅一例折科役錢亦須均出自來採茶貨賣以充衣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産乃是百姓巳物顯與鮮塩晉礬事體不同一旦立法須令中賣與官或敢私下交易便成犯禁斤數稍重乃至徒刑仍没

納隨行物色別理賞錢恭惟陛下仁聖恤物之心必不如此伏乞別立條約以救苛刻之弊免使刑辟滋彰有傷和氣

一本州導江縣蒲村堋口小唐興木頭等鎮各准茶馬司指揮盡數收買茶貨入官並已施行民之受弊大率均一惟導江縣一處尤為切害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自來通放入城郭部落博易買賣其蕃部別無見錢交易只是將到椒蠟草藥

之類於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食用謂之茶米或有疾病用此療治旦暮不可暫闕今來官中須要見錢出賣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若於鋪戶處博易則官茶每斤取三分息錢鋪戶價例自然增長蕃部買賣便致阻隔況茂州軍興之後人情方始安帖豈宜更使茶貨不通別生邊事

右謹具如前所有茶禁不通細民失業刑辟太重寃於遠方不便事理並已條析如前臣切見熈寧七年朝廷

差李杞蒲宗閔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當時使者急於進用不察事體遂認逐年息錢四十萬貫應副熙河後來運茶積滯歲課不足即便擘畫却於彭漢二州逐年收買狹布各十萬疋名為折當脚錢其實將布上所得之息充入茶利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數則乞却雇回船車般解塩入川洎至塩法難行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並行收買前後乖錯非止一事只是欲竊功賞不卹民間弊病臣愚伏望聖慈特賜采察

所貴遠方之俗被恵安生至如官吏費耗道途阻節税
額虧損得不補失則臣不敢喋喋開陳以浼天聽伏乞
以臣此奏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特賜施
行
神宗時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同脩起居注
范純仁言臣甞親奉徳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
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
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

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逺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為憸倿所乗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

純仁為起居舍人知諫院又論發運均輸狀曰臣伏覩近降勑命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此葢制置條例

之臣不務遠圖欲希近效畧取周禮賖歛之制理市之法而謂可以均平百物抑奪兼幷以求陛下之信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將籠諸路物貨買賤賣貴漁奪商人毫末之利以開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恭廉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使貪鄙之吏多引其類習商賈之態以市道誘民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而欲

民之興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湯不殖貨利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聖賢非以財利為不可用也葢惡其誘導民心以滋貪慾之風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茍國家得末利而敗風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財惟在務農桑禁游惰開衣食之原節無用之費上率下以儉下化上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今耕桑之人不勸衣食之原不廣朝廷不先節儉百姓率多游惰不務生財之道乃使

小人扇好利之風而欲國家財用富足是猶緣木而求魚也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養之道不可不至撫之以仁則孝愛生導之以利則爭奪起則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慎哉今執政不明引用小人使專利病而其人素有貪饕之行屢為欺罔之姦必將以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倖加以吏民貧弱官吏承風君門九重朝廷萬里有掊尅之患而不得訴有瘡痍之苦而不得伸

怨憤一興何所不至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黜霸者之術以農桑為衣食之本以殖貨為敗俗之端特降詔旨追改前勑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其均輸未得施行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則乞先罷其人但委逐路監司只用常平舊法凡物之賤者貴價以斂之物之貴者賤價以發之無令抑配人民務求羨息亦足以均平物價沮抑兼并又何必過為更張以

傷大德哉臣職叨言路義切愛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惟望聖慈留神納聽不獨臣之幸甚實天下幸甚

純仁又乞詔御史覺察轉運使刻剥為政狀曰臣切以天下財用出於耕桑耕桑出於民力民力有餘則財用足民力困弱則財用匱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如此則財用以民力為根本未有弱其根本而盛其枝葉者矣向聞京東轉運使因進羨財公私窘迫今又聞本

路官將綿俵與人户每十三兩折和買絹一匹人户却須減價賣易如有斤兩折耗比給見錢甚有虧損及至納絹之日所陪益多及聞荆湖北路監司令民進納授官有人户家財不能滿數者須令三四户同共進納内只一户受官受官者既使他人助錢太為僥倖同納者無名被斂徒抱怨嗟陛下方患國用不足正宜愛惜根本今轉運使所為如此安得民力不傷孔子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畜盜臣盖謂盜臣止侵末財聚斂必傷根

本伏望聖慈下逐路體量如實有上件事狀宜與重行責降仍乞詔御史臺覺察諸路轉運使有敢以刻剥為政者速行彈奏所冀民力漸蘇王道可行

監察御史東行劉摯乞復錢禁奏曰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虛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鼓鑄之權一制於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或積于公或藏于民轉移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為縣官之物使不出于中國用爾是以糜毀之

奸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巳慮數十百萬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謂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然今都内之藏既不聞於貫朽而民間之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於四夷而已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云云數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購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㷍寧制刪去此條而徒聞沿邊有每貫稅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憚於冒

法前日殺之猶莫能制況遂弛其令耶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利以為利三邊之所漏海舶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算稅權其得失何啻相萬哉夫錢以銅為本銅之必禁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今朝廷方增置錢冶而刪去銅令官之所積日益發散民間得以買賣肆為器用以牟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於銷毀法錢蓋緣錢者和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變而為器有數倍之利然則

既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溢不可校如古之盛理宜無有也故臣愚欲乞申嚴邊制以塞流散之路復立銅禁以蓄鼓鑄之本而息銷毀之患

淮南轉運使蘇頌奏乞減定淮南鹽價疏曰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之數歲為浩繁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資助經費而近歲已來連併不敷議者咸謂不能禁絶私販之人侵奪公利而致然耳且瀕海之地潟鹵所生而又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西通商地分販者不

宿昔而獲厚利雖峻以刑誅亦不可禁絶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於私易則官鹽無由出賣得行往往只是抑配與坊郭人户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夫鹽味之於人日食而不可闕者非同茗酤用之有時也以一路生齒之繁食鹽者不可勝計而百萬之課前後登虧不同非昔之食者衆而今之食者寡也盖未思所以制其本耳臣竊聞曩時數有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設法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

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若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絶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之人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茍度越一州而販入他州界則道路潛匿必艱於隣境官司捕捉亦易為禁止也若行之三數年間課額稍登然後於近裏州軍一例裁減此誠移私貸官利之法也

張方平上疏論國計事曰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

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耻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侮亂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虚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

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畧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歷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厢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粮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歷五年取

諸路塩酒商税歳課比景德計會録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歴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歴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塩税課三百三十五萬餘貫慶歴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歴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

時及今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貸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已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云救寶元康定之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

中粮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歳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歴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兹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須賫之餘府庫虚匱宿歳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茍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立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

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勅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恊力脩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

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切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時銅鐵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之

銷毁與夫闌出境外者為多方平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羡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歲鼔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熈寧七年頒行新敕删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

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鑪每鑪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

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古之所謂理財者以義理之而已非謂奪而有之也如今所謂市易蓋幾於奪矣凡民之所用皆聚而待之凡民之所利皆取而

專之道路之所販不得於私而必之於公市肆之所資不得售於私而必取於公又為假貸以招民於凍餒百姓為之怨傷愁苦而上之人方以此原本闕知東南為詳江以南其地利在茶淅江東西所利在物帛州鄉之類以此為生而商賈者資焉每歲舟浮輦運絡繹於路官得其征以禄百官以養軍旅以事父母以育妻子視京師如歸焉今而市易既自遣使以專其利而商賈不行矣利入市易而三司之稅有損利歸公家而百姓之用

不足其弊非難知也且市易之法非不善也誠使如詔
書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雖舉天下
為之可也而其利亦無窮且如江東今年夏旱米斗三
百銀每兩不至千浙東西今年絲每斤不至四百民在
窮之方無所售使有司因此時取之以待公家之乏利
實在民而公家亦與焉今不知出此使牙儈小人日與
市民爭毫髮絲粟之息此計之至不善也蓋昔之御商
賈之法權其盛衰而已方其盛厚征以抑之方其衰薄

税以揚之未嘗專其利而有之也唐劉晏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兵興數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君子或賤之令為計晏下矣聞之冢宰制國用必以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治年之豐耗不足則詔王殺國用國家歲比不登而税賦之入比異時十失三四亦以此言於陛下爭天之豐歉無常而國之用有定以無常支有定此固已不給矣而開邊境鑿河渠興圩埠而所費

益侵此亦無恠上下内外之俱告乏也臣願少罷一切力役視浮費而損之以需有歲焉古者三年一郊以致誠於天地以天地之徳為不可報也故牲幣服器一於簡而已自漢及唐浮文滋長矣而恩賞之例尤過於厚使尚文為是邪於救世則今當從質矣以尚豐為是邪於趨時則今當用約矣況未必當於禮也古者以義養君子以利養小人今軍伍之賞且以為因循難廢而羣臣幸以才藝數蒙陛下休命平時恩施厚矣於是時得

封其祖考及其妻子施于子孫又以無功安受無名之賞此非不可節也人皆曰養財有道為此者私憂過計矣夫養財固有道用之獨可無禮乎不止於平時而節之而圖之於不及不於貴者而均之而變於其下亦不足以言仁智矣惟陛下察之

判三班院曾鞏上奏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

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甞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甞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

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嵗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嵗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揔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

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

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之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

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陛下裁擇

鞏又奏曰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

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賚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葢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

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

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

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

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

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

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

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

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

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歳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歳歳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閒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盖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

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

哲宗初即位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伏見陛

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為念凡所施為
皆中義理如罷導洛堆垜等局減放市易見欠息錢罷
人户養馬放積欠租税差官體量茶塩法使者之刻剥
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之生事斂怨如李
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喜踴躍今來
復蒙陛下不遺踈拙特降清問臣雖無狀敢不竭盡愚
見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學士當時親見先
帝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寛省民力為意自王安

石秉政變易舊法羣臣有論其非便者則以為沮壞法度必加廢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塩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獨斷不為衆論所惑則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當須少取寬剩之數度其差雇所宜無令下户虛有輸納上户取其財中户取其力

則公私自然均濟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既不至妨農害民則衆庶相得安業無轉為盜賊之患如此三事並須别定良法以為長久之利至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塩過多遠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塩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數事皆畧陳大槩其他詳悉非書所能盡然臣所深慮者

陛下必欲更脩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為急故臣前日輙獻愚誠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誠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職使講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脩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則天下不難為矣若不得其人則雖有欲治之意終不可以濟事功臣又切慮議事者以為若更張青苗助役等法則向去國用必至不足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並係封樁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況今日正是息民省

事之時既外不輕用兵革内無土木横費自然國計易給兼罷得上件掊斂則民力已覺漸舒只如近日方罷導洛司堆垛場汴稅額已有增數此古人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

監察御史王巖叟論河北榷鹽之害疏曰臣切見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考觀其文纖悉皆具所以用意於國家收利於公上不為不至然立法之初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苦而利可得臣今觀之大異於此運

載之車名為和雇而郡縣鎮寨或無可雇者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户之擾主司移文則未知和雇郡縣應辦則其實均科一歲之間或至數四其能勝乎載而至官官自賣之勢須準留以備消耗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輦置鹽亦有餘民間不知有闕絶之患今車脚既艱運載不續則又不免有時時無數謂之良法固如此乎臣切度計議之人必曰止寵商賈之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增於民今則在

在處處民間鹽價增貴一倍乃是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爾所以萬口咨嗟以謂不慣日食貴鹽如此又未嘗買之艱難如此也仍聞去城稍遠貧家下戶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夫增價於民而收息於官以為異效其誰不能雖十倍之亦無難也顧於百姓何如爾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於民為利而以益於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

貼黄稱慶歷六年嘗有臣寮擘劃塩法一歲之間止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仁宗曽不以為意而惻然發德音云朕慮河北軍民頓食貴塩可且令依舊至今耆舊言之往往流涕其勑書刻石於北京今録本上進庶幾陛下得見仁宗之意體而法之以益盛德為社稷無疆之休又稱慶歷六年塩税額止一十九萬餘緡今若依元豐六年末推行榷法以前歲收塩

税為額自已三十三萬餘緡比舊亦增矣

巖叟又奏曰臣伏覩朝旨差范諤相度河北轉運使范子竒所奏乞令塩税收十分税錢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摧買而願納倍税者此盖出於商賈患摧買之奪其利而巧為此謀主計者但知能於商賈倍得税緡以為利不知商賈将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為定也臣近因論河北塩法摧買不便且録慶歷六年仁宗勑書繳進意謂得經聖覽不復更有此指揮今

既未然理當再有論列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摧買之法又不從都運司增稅之請直批云朕慮河北軍民頓食貴鹽可且依舊一言感人淪於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時計歲所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為公家之利博且多邪意以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圖於近不若圖之遠故特捐數十萬緡無窮之息以為數百家無窮之惠歲月雖舊而恩意則新今陛下即位之始正宜復以祖宗一言感悅天下豈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夫小

利得之易人心得之難陛下豈不惜邪借此使者復命以增為可行陛下遂將用其言而增之邪然則如仁宗勑書之語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違之如陛下名義何臣誠知陛下初無此心特為朝議者未之思耳且以利害義非善謀也以怨易恩非忠告也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今日之驩心不可失至理在目了無可疑臣乞罷諤勿遣特以慶歷勑書申諭言者以昭陛下恵愛之心以塞計臣聚斂之意則不獨河北之人幸甚

實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巖叟乞罷青苗奏曰臣等累日前連章上言乞依臺諫官前後論列早賜罷支青苗錢事尚未蒙指揮施行臣等未諭聖意仰惟自青苗之法行天下困弊日甚一日不如昔時陛下靜則以堯舜之心為心動則以祖宗之法為法髙明博大無所不通必知行青苗以來百姓皇皇日甚一日天下之人議論沸騰者今十六七年矣必不肯復以為便力主而行之切聞有大臣妄

進奸言惑亂聖聽謂恐國用不足覬陛下以此為富國之計便可見其無識今匹夫放債取利為之不已而終必自敗況為國乎富國有大道養民有大本豈有匹夫朝夕之事可為富國長久之計哉比者四民不循其分不安其業故所得者皆苟得所圖者皆苟圖今陛下即位以來四民得安其分得安其業天下之富自將有餘為士者不敢狂言妄作徼功倖進以生事於四方而耗公私之財歳之所惜自已無窮此一富也為農者絶誅

求之苦息調發之勞罷不急之役寛非時之擾天下從此無逃民四海從此無荒田耕桑以時常賦不闕歲之所入不可勝計此一富也為工者不窮竭材用以治兵器不傾極功能以事土木崇儉尚朴而華靡纖巧無所陳於前日有所省月有所積而富不可勝用也為商者無均輸之政以害其生無市易之法以奪其利而後皆得自竭其計自運其財以流行於四方人人之得有餘而國家征稅之入無算此其富不可勝用也四者所得

孰與青苗之息乎為陛下大臣不知以此開陛下之心而乃歲初而出之歲終而入之朝而出之暮而入之以求毫分之息以自利者匹夫富者之事也豈有為天下而為匹夫之事哉陛下只當思養民不須思富國若主於富國則民必自窮若志在養民則國將自富發之於心曾靡毫釐之差覩之於事遂爭千里之遠惟在審處之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等前奏留神省納早賜施行

岩叟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奏曰伏以祖宗盛際四

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為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蕭索之嘆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徳音廢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為不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敝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

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熙然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曰臣切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為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為生大半去為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

摧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户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户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坐棄官本官又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切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

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塩依舊令竈户賣與百姓官收
塩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軾為朝奉郎試中書舍人時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曰
准中書録黄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
取人户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
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
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頼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
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户朝

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户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輙過此數至於取人户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户自執狀

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强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

右臣伏見熈寧已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曩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聖恭

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熈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户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

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為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乎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為額與熈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役法綑民使快

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糴糶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貫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為緡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為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

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葢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廪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吕惠卿

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

門下侍郎司馬光論錢穀宜歸一疏曰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

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即時應副而戶部不能制申發帳籍又不盡歸戶部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無由盡知錢穀出內見在之數既不盡知何

由量入為出又五曹及内外百官各具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究其間利害今之户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而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若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而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

天下財如江海亦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剩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燕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

者並乞收歸戶部若謂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矣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受財貨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于太

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為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䰟䰟然常以不給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資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隷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報寶貨之所入為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為之拘催歲入之

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藉外繆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扄鑰塗窻牖以為固密耳承平歲久寳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蠧敗謾不知省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内藏斥賣遠年紬帛每匹只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内帑每紬之直須近二千餘斥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

節用之術而為多歛之計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為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於内藏諸庫得加檢察而轉貿其歳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羨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監察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切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熈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歛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為已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

色額責令轉運封樁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
辦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既無家資
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
征其來乃自乎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
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
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徭役薄賦歛
澄汰掊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徳澤歡欣鼓
舞屬心内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

數未除竊恐異日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侵漁之患復從而生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熈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絣行封樁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九